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一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丞相



卷之八

正獻公

公名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奉禮郎中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判吏部南曹同判太常寺召試知制誥亦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治平元年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知通進銀臺司熙寧元年知開封府數月還翰林二年拜御史中丞罷知潁州五年召還經筵辭疾差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卷之八

正獻公

周後

提舉嵩山崇福宮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丞旨改端明殿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五年出知定州徙揚州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拜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四年薨年七十二詔贈太師申國公御書墓碑之首曰純誠厚德之碑紹聖中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



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崇寧元年降授左光祿大夫書名黨籍紹興初乃追復贈謚云

公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爲守初脩以公爲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因數爲朝廷在位者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

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

公及王荆公安石對

家傳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勵風俗又薦王荆公與正獻公作諫官

家塾記

公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



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

被褒語

家傳

公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遯明出廳決  
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  
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  
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  
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數  
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  
竟不爲強配

家傳

仁宗在位久天下無事一時英俊多聚於文

館日食祕閣下者常數十人是時風俗淳  
厚士大夫不喜道長短爲風波朝夕講論  
文義賡唱詩什或設棊酒以相娛同舍有  
出任外官者即相率就僧舍爲盛會以餞  
之然際接必以禮平居非着帽垂紳不出  
廬舍公性安重寡言析理精微尤爲時流  
所敬間有笑謔踰度者公每以正色裁之  
皆信服不以爲恨老儒掌禹錫被服不潔  
清言動樸野多爲人所玩公獨未嘗以一  
語戲之禹錫至感泣衆亦以此益稱公之



盛德家傳

貴妃張氏薨追冊賜謚以后禮葬公當攝事引輔聞有命即歸家稱疾中使挾太醫察視公堅卧不起竟獲免家傳

差判登聞鼓院公自單州歸益研精講學無進趨之意嘗與王介甫相對而歎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不可復行以故求閑苟將以遂其志家傳

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

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復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侍讀劉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

家傳



先是上清宮火壽星殿獨存因以為壽星觀  
至此十有九年詔建神御殿於觀中將自  
禁中迎 真宗繪像奉安公言都城中

真宗已有三神御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

暱之義不報

呂汲公撰  
神道碑

英宗不豫久中外疑駭或謂朝廷將行永正  
故事公一日因稟山陵事獨至中書見韓  
魏公於後閣因密白曰 主上方富於春  
秋非素有疾徐當自平審如外人之言恐  
君臣父子之間人情便不能安唯公靜以

三百八十八年

八二一

五

庚辰

鎮之則天下幸甚魏公頷曰正與琦意合

未幾

上疾有瘳

家傳

詔與司馬光同定學制而光前已獻議公即  
獨疏其事大略欲請錫慶院為太學增置  
講堂立管句太學官一員專治規矩博士  
八員分經教授管句官及博士專委祭酒  
司業舉任專以學術行誼無拘資考始入  
學者為外舍滿歲較其經行升于內舍又  
滿歲長貳學官較內舍之尤異者三五人  
薦於朝廷覆試而授以官具為科條上之



不果行家傳

英宗初親政公言 陛下以宗藩選繼大統 奉母后當極子道雖居深宮之中不以造 次廢禮則中外瞻仰天下幸甚 上嘉納 之神道碑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時 上躬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會講論語至子之所名御

齋戰疾公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須致誠盡恭不

可不名御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於

二百九十九年

八二一

八六

張氏

興師動眾不可不名御至於人之疾病常在

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之所忽聖人之所

名御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

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名御上欽

納其言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

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

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

之皇自恭德是也 上知公意深切每改



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神道碑

自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經筵至重陽罷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置儒術之官設勸講之制蓋將以開廣聰明究古今理亂之要而求正身治天下國

家之術非徒以爲縉紳之美談朝廷之虛文也今陛下始初清明勵精圖治固宜親近儒雅漸以歲月猶恐未盡今若自五日開講至重陽祇是四日朝著聞之頗已疑惑若傳之四方則爲損不細臣願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則天下幸甚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家傳公爲祭酒也太學爲教化之原故究心經



理之舊制薦舉學官博士皆嚴其資格限以年齒公數爲論列冀稍寬其科條前後所薦學官如王回吳孜姜潛張載皆一世大儒王存顧臨爲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臨盛僑亦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仕公命衆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爲太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後王陶用孟醇爲學正亦遣博士致請於是諸生始知有聘

士禮

家傳

南郊太僕卿升輅授綬 國朝陪乘皆差翰

二百九十年

八之一

〇八

吳先

林學士無雜學士者至公始以直學士升輅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中途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公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因言 仁宗郊祀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立壇下須禮成詔祝冊官至御名母興 上皆遵用

焉

家傳

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曰 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豈可加於濮王耶及詔下稱親公言於 仁宗有兩



考之嫌班漢王諱於天下公獨以謂當避  
於 上前不當與七廟同諱神道碑

御史臺官呂誨等六人以言事罷公言 陛

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  
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四方爭之不能  
得乞補外任 上曰學士朕所重未可去  
朝廷公復懇請家居者百餘日 上遣內  
侍敦諭就職曰宜徐徐勸誘勿太迫也公  
起就職數月又乞補外三年出知蔡州神道碑

蔡所統十縣汝陽宰政事修公首薦之以爲  
十縣最於是屬吏人人爭自飭蔡多水泉  
因爲醜水以溉民田者數千頃故時軍營  
皆草舍率數歲一修且多火災人以爲病  
公至盡變爲瓦舍轉運使惜其財固爭之  
時公已被召爲晝夜督吏卒輦材用致役  
所事集而後去初至孔子廟毀宇圯壞會  
前守度材將以名御廳事公命輟其材以修  
之郡人郝戡有孝行方壯歲棄官就養公  
薦之於朝詔復起戡竟不起家傳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溫公名及  
即位首召二公為學士朝論翕然稱  
上  
之得人家傳

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事罷公封還其誥曰  
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責者不得盡其  
言 陛下雖有欲治之心何從而知安危  
利害於是內出光誥付閣門公又言誥不  
由封駁而出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乞正  
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公奏因邇英講  
獨留公以諭旨公請不已竟罷封駁事神道

三百八十三年

八之一

十

張洪

碑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  
智 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  
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  
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  
者然後可以為盡善時 上方富於春秋  
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家傳

知開封府時有內侍持龍鳳首飾入內東門  
闈者摘其事詔以付開封少頃復遣使追  
取仍詔開封毋須覆奏公言法當覆奏而



後遣使人立廳事不肯去公持之益堅不  
得已復命於禁中竟覆奏然後遣貴近憚

焉

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自昔人君遇災者  
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  
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  
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  
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  
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唯恐

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唯恐不合於  
義則其勢易疏唯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  
事正而世不治者唯 陛下勉行之而勉

終之

神道碑

禮官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御大慶殿受朝  
遂上尊號公以五月朔會朝與人君尊號  
皆非古典言曰 陛下方越漢唐追復三  
代何必於陰長之月爲非禮之會受無益  
之名 上從之遂竟 神宗朝不受尊號

神道碑



拜御史中丞入對 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  
上奏曰臣早來入對 陛下論及夏國事  
宜臣竊以夏國既不肯全歸二寨故地則  
朝廷湏至却留綏州向去必是難保誓約  
或至用兵然臣以事勢料之秉常年幼國  
弱雖有黠臣爲之謀主亦未能爲國家深  
患唯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保  
無失利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  
或求竒功皆非國家至計仍慮向後或有  
邊境急奏乞朝廷靜鎮無致驚擾其後公

去位未逾年朝廷果遣宰臣臨邊已而西  
征無功士卒內潰 上爲之責躬肆赦皆

如公所料云

家傳

公薦張載修身講學爲閩右士人師表且深  
知邊境利害 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  
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之以事不報未幾  
差載就鞠苗振於越州公又言載賢者獄  
事非所以使之亦不從

家傳

公同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  
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



司考較已專用策論今來廷試欲乞出自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上臨軒

遂以策試進士

家傳

王安石秉政置三司條例以商天下之財利又置提舉常平官於諸路爲歛散青苗之法以便民其實征利物議沸騰以爲非是公極論其不可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日之所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詖說

而助之會韓琦論青苗不使用道具請罷河北安撫使司農駁琦奏議摹印以下四方言者或謂大臣不可輕詆摩執政反謂公有藩鎮欲除君側之惡之語於上前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又改其誥以命之衆皆謂安石欲去公而加之罪也公初列館閣與安石友善安石博辯有文同舍莫敢與之亢獨公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出守常州求贈言公以四言曰莊守情密安石至郡寓書於公曰備客京師二年疵吝



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  
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吾於晦  
叔見之矣又謂人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  
仕矣後安石秉政公為中丞安石冀其助  
已公既以公議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  
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

神道碑○又家傳云公自二年十月

即奏乞罷制置條例司三年二月公自貢院遂論青苗錢法前後章十數上不見從即王奏乞解憲職再上章待罪然神宗待公素厚初無譴怒意顧公言愈切乃諭執政聽解言職四月五日除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寶文閣學士公上奏曰臣之義若既當言責而言不見用又不能避位而去則於廉耻之節全然隳喪其或朝廷既不能聽其言又不許其去則於進退群臣之禮亦為差謬况臣已曾面陳實為多病衰

耗兼因論列時事乞補外任今有此命決不敢受於是落兩學士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先是三月十一日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制置條例司取韓琦奏疏條其踈謬加以嗤毀鏤板班天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之意如琦朴忠固無慮設當唐末五代藩鎮強盛時豈不為國生事耶後二日公入對復極論青苗事而未嘗及琦也已而韓琦非是上因面咎絳安石不當鏤板初亦無罪覺意也然既以不肯行縣事黜覺執政遂以覺語加公時舍人宋敏求當制執政召敏求面受意旨使於制中叙韓琦事敏求以為口語難分明不當載制中曾公亮亦固以為不可安石即取制草改之有曰此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子聞乖事理之實者安石與陳升之所易也二十四日忽有旨放朝辭不許入對令便赴奉任公即日行時孫覺尚艤舟成東覺素忠厚乃謂人曰韓公事獨覺嘗言及尔然後人乃知公未嘗言琦也宋敏求求自以不得其職即因事求罷掌誥從之初趙清獻公抃在中書與曾丞相平居竊語深不悅更張事亦



間為上言之及公力言青苗法二人乃相邀曰須獨  
座得罪吾曹當引去公罷五日趙公遂如約再上表  
九七日而罷後歲餘希績自瀛州罷官歸過北都見  
魏公謂希績曰前日紛紛特欲一發兩犯耳○又温  
公日錄云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  
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  
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  
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介甫因用此為晦叔罪除知穎川次道當為告  
詞介甫使之明著其語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据非  
宜介甫怒明日進呈改之晦叔素審謹實無此語咸  
云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  
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  
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晦叔也○又聞見錄云王  
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堯恭工之姦荆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  
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

五百四十二年

八之一

〇十五

吳先

以為申公也

公至穎時部使者皆新進年少輕銳能擊搏  
爭陵鑠舊臣公一不與之較專以庇民為  
已任會提舉官朱紘王穎議免役法集郡  
官置局公密為申解因得少寬家傳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 陛下有欲  
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  
臣負 陛下也何以言之蓋士之邪正賢  
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



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民者有之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而鄭人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 陛下獨不察乎

神道碑

十年二月差知河陽初公罷潁領崇福遷居西都衆人謂公不見用於時當放懷山水爲終焉之計公曰不然吾於國家可謂世

臣且 主上待吾不薄不幸爲人所間退就閑散豈吾所欲哉及王安石呂惠卿相繼罷去果復起公三月公至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孟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牙校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



竟不行家傳

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買宅於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温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

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錢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顥以詩解之曰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温公並

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

聞見錄〇又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二

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



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 上意常不樂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 上意始大喜

邇英進讀 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 上曰堯舜知此道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遇臣下公曰太宗所以致治者以其能虛已從諫耳 上臨御久羣臣進說罕能出上意至聞公言儼然加敬信 神道碑

澶州曹村埽決河復塞公因進規曰臣伏見

三十一

八十一

八十八

昨來澶州曹村埽決潰全河衝注山東

聖心惻然即議閉塞奮自獨斷出於羣疑功未踰時而有成患不閱歲而尋弭雖上下竭力遂濟登茲實由 陛下有至誠憂民愛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以此見天道聰明日監在下棊枕輔德端應不遲為人上者可不欽畏恭惟 陛下聖德仁厚出自天性臨下御眾有日月之明天地之量誠非凡庶庸妄所能臆度以至近日數起詔獄逮繫頗眾有司極於鍛練羣下



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  
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光大子孫况  
萬乘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  
無疆施及萬世然臣願 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上奉天下接人加精致  
誠執要行簡道高百王而謙以自牧學貫  
六藝而虛以受人雖威肅羣品不得謂下  
絕欺誣雖智燭輿情不得謂事無壅蔽親  
賢士拒任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  
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泰和則易所

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一祿百福  
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臣以無狀獲  
備近列竊慕古人將美盡規之義惟 陛  
下財幸七月公入對 上迎謂公曰覽卿  
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  
上繼嗣未廣公辭順而意切故 上深納

焉

家傳

初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  
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  
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嘆 慈聖光獻



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  
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餼  
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  
歎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光  
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  
登樞富公寓書爲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  
下然嘗以直道迂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  
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  
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  
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  
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

職

家傳

公既就職後數日樞臣奏事畢獨留占謝因  
奏曰臣老於閑外蒙 陛下收之桑榆唯  
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  
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格指爲  
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  
也願 陛下加意省察 上曰然當以次

收用之

家傳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



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  
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  
置園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  
囚試以剗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  
矣議竟得寢

家傳

詔以程顥同判武學諫官李定以顥常爲御  
史論新法言而罷之公上疏曰臣向蒙擢  
在樞府中謝之日不敢縷陳細故輒論及  
判別忠邪之道頗蒙開納蓋今日公卿士  
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同否然其愛君許

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多其唱和雷同  
承迎附會而姦言汗行卒爲陛下所照  
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易未知而士亦不  
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  
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  
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  
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  
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  
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  
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



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矣

家傳

初公因陳世儒獄事被誣請囑或謂公以輔弼掛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所陳公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者皆不得其時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方踈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狃以自強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羅苛問例自承

服致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家傳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且欲以侑為中書令公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乃以節度使兼中書令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假此以諷上既退薛恭敏公



向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家傳

諜告夏幽其主秉常 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以伐之公曰如諜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 陛下欲興弔伐之師未審以何人為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會改官制以王珪蔡確為左右僕射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或謂公曰今官制新行所用為相者或素出公下又樞府方

以二負為制而公與孫公固韓公縝為三人有溢負 上以是詔未用二負之制今公遽去得毋近於躁乎公曰所謂大臣者病不能以義進退爾遑卹其他哉章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出為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家傳○又記聞云高遵裕既罷歸元豐五年李

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以饋糧以和

在為名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憲詔若乏軍



興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  
詞吏往輒歐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  
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挺  
欲闖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凍餒死者什五六  
存者皆憚行無鬪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  
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 天子遜辭謝  
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 上不懌晦叔因  
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  
來為 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 上始信之召  
晦叔尉勞之舜舉詣執政王禹玉迎以好語悅之曰  
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  
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季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  
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  
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禹玉發慙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  
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為據實云是  
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

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  
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  
節制唯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  
虜檄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 上委公處  
其事公即上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  
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專以  
舊弓箭箭手法從事不聽時以教保甲修城  
池建大倉中使旁午於道公預戒有司謹  
勅餼勞然公素靜重寡言接對有常禮無



假借以是至者多不樂承受陸中被中言  
市絲五萬兩供尚方已而復獻計增市詔  
以付定州公上言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給  
緡錢故民力猶可辦今已涉夏民間漸就  
機織若再行收市人將受害 帝悟即詔  
公寢其事中又受旨專董倉役日使人持  
挺立城四門民有以車乘輦薪蒸鬻城中  
者皆疆致之倉所以供陶甃城中幾廢爨  
公命擒中所遣卒盡杖之一城歡呼公之  
未至也中受命經始倉役即壞民居毀僧

舍民有世葬於倉西者中故築垣直界其  
域中民號泣發其墓持喪而去其所占地  
蓋廣矣然不足於素慮者猶三百五十二  
楹中因請別度地建小倉以足之公曰今  
二大倉所受已不貲又益一倉徒費公私  
無益也奏罷之中既數被沮六年遂奏定  
州差驍武卒護送罪人違所降就配法公  
坐是降正議大夫先是朝廷所欲更張類  
出於邀功生事者之言多非公意唯州城  
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朔衿喉







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  
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  
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  
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  
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  
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神道碑○又家塾記云今上即位正獻公初自維揚召還經筵至之日上書言十事皆據經直言不為浮辭虛說其論薄斂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上蔡語錄云申公初召還上十事如徐鉉質論初成每篇數千字後刪改極簡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

太皇太后遣使問公所欲言公奏曰先帝  
即位之初臣為學士令臣草詔以寬省民  
力為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  
為意其言不便者指以為沮壞新法一切  
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陛下既深知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  
天下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  
又曰唐德宗拒諫幾至覆國今兩省諫官  
未備三院御史主察者不許言事恐未合  
先帝本意後卒施行神道碑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神道碑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爲故事

神道碑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夷以彊中國阜蕃邦財以

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



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贖亡民和西戎於是民謹呼鼓舞以爲便而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數司馬光既卧疾于家公與數人者同救其弊 太皇太后爲去其

異議者然後定

神道碑○又家傳云 太皇太后間論執政曰民間養保馬甚

以爲苦宜早罷之臣民所言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亦宜以時施行吾於大行母子也大行所立之法苟民間不以爲便當循至公豈可不改又曰爲政莫如至公至公則人無不服又出土庶所上封事數万通付政府公意以爲法之害於民而不合於 先帝本指者當以次更之使觀聽不改而實利及民而温公時已病不能朝自以當二宮大任恐一旦沮謝無以自効於是奏疏相厲力疾入對意切語峻未逾年而更張幾盡○温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壯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諱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謹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爲如何

公與温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



命待不以次詔以爲潁州團練推官國子  
監教授不就又以爲宣德郎秘書省校書  
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通直郎崇政  
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  
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政事褒貶人  
物俗士好進者嫉之若讎竟不能自容而

去家傳

公上奏曰臣竊以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  
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  
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

三百丹八

八之一

三十

張洪

沿邊大約有十年糧蓋令商旅輸粟塞上  
而筭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  
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糧只可支一  
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  
陝西經畧司與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  
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  
則有餘兵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乞賜裁酌施行從之家傳

先是司馬溫公上疏論免役法五害乞變從  
舊法詔付三省施行蔡丞相建言此大事



也當與樞密共之公上奏曰臣竊尋故事  
朝廷有大論議多選近臣定奪欲望選差  
三數人詳定聞奏仍擬數人以聞詔以呂  
大防韓維范純仁詳定專付三省不復令  
密院預議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  
以代然東南及兩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  
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  
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募雇民情  
大悅

家傳

溫公在門下省建議天下案牘有不應讞者

舊皆放罪無以懲謬妄請悉勘劾溫公意  
欲州郡御聽獄而官吏苟避譴罰自是雖  
有疑案皆不上及公為侍郎乃請官吏案  
後帖放如舊制迄今遵用焉

家傳

自官制改盡廢三館直官校理繞校書郎正  
字數負為職事官至是乃盡復舊制召試  
學士院唯策問古今治亂之要不復用詩  
賦尚書省六曹遍置郎吏而不計事之繁  
簡或案牘填委抵暮不得休或終日無一  
事而俸賜均等公以為非宜乃省閑曹十



九真定為三十五真

家傳

御史彈奏駕部真外郎賈種民素無行元豐中任大理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黜為通判公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與被誣今臣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寢前命門下韓公奏曰種民醜惡眾所共知奈何以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復為請乃除知臨江軍既而又以臨江僻遠改知通利

軍

家傳

內出手札云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愛民而縉紳之士徃徃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殘民蠹物久益知弊至使羣言交攻不已其罪顯者已行譴逐自餘干涉之人自今更不追劾可倣此意作詔布告中外咸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家傳

初二聖首從公言闢言路自是臺諫官章疏



無虛日常假借納用焉其後言者益自肆  
上意寢不懌會御史張舜民彈劉奉世語  
侵太師文彥博乃罷舜民臺職於是臺諫  
交章以爲舜民不當罷 上不從中丞傅  
堯俞諫議梁燾侍御史王岩叟司諫朱光  
庭王覲御史孫升各居家待罪 上命執  
政召言官至都堂諭以舜民言彥博私奉  
世而奉世使夏國非彥博所建舜民難再  
除御史堯俞等不受命而燾尤喧勃公上  
奏曰臣伏見 陛下自臨政以來開廣言

路登用直臣納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  
官數人例各供職日久言事既多不能盡  
忠固不可便行罷黜又不可一向包容恐  
向後愈更紛拏朝廷却不能保全欲乞稍  
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  
使備諫諍如此則 陛下於言事之臣可  
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自是堯俞等  
皆以善罷無以言事降黜者駭

御批付中書省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  
祿任刑部侍郎所爲不正輔臣奏劾臣僚



當形章䟽明論曲直豈但口陳何異姦讒  
維爲輔臣不正如此予何賴焉可罷門下  
侍郎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公即上䟽曰臣  
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  
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  
樂人情悅服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䟽則  
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䟽兼  
維素有人望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  
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  
有讎嫌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

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驚駭人情  
不安臣又竊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  
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  
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  
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厚恩與常  
人不同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  
以陷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  
乃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  
用前責辭公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  
曰此大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彥博時大



防繼上奏論之舍人曾肇亦再還辭頭不肯命辭然上意終未回且批大防奏曰近臣若更有營救者必當重行貶竄公又於便殿為上詳言之乃得旨改辭頭作均勞逸之意家傳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頤善於是頤軾交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易言侵及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故太皇太后怒欲峻

責易公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為太甚不可復處諫列爾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作切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曰不

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出知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大防劉左丞摯王右丞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



此家傳

熙河蘭會路奏洮東安撫种誼等部領漢蕃人馬於今月十九日午時攻破洮州生擒西蕃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百官入賀遣近臣告永裕陵鬼章者董氈之大將也凶悍敢戰熙寧間嘗覆官軍殺大將景思立於河州為邊患者二十餘年後遂據洮州與夏州合從將入寇邊臣言宜先事討之以伐其謀公與同列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不逾月果以捷奏至公在上

三百六十六

八之一

三十一

吳先

前及與執政會議西陲事諸公多欲舉熙寧元豐所得地盡棄之以與夏人不如是則邊境無寧日也公曰先朝所取皆中國舊境而蘭州乃西蕃地非先屬夏人也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豈宜輕以與人况羌戎貪恠無厭與之適足以啓其侵侮之心但嚴守備以待之彼亦安能遽為患乃以詔賜乾德其大略以為前後用兵以來其因而所得城寨彼此各不曾交還今來所請義不可從然朕獨以求樂之師陷沒



者衆每一念此常用測然汝黨能盡以見存漢人送歸中國復修職貢事上益恭仍戢邊酋無犯疆塞則朕必釋然於尺寸之地復何顧惜當議特降指揮據用兵以來所得地土除元係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藩上境外餘委邊臣商量隨宜分畫給賜又詔以永樂將吏兵夫等雖已詔汝發遣然念城初失守衆即散亡或爲部落所匿藏爲主者所轉鬻汝可子細訪求發遣據送到者每人別賜絹十疋命官以上更加優

賜以給所得之家公旣建議制五年之蓄發內帑以濟之又遣省官制置熙蘭財用所省浮費歲數十萬計邊備寢實及鬼章將寇熙河夏人傾國會之行半道聞洮州破鬼章就擒而氣索而退以兵圍鎮戎軍由是朝廷嘗預戒邊吏寇至堅壁清野以待之無與戰至是夏人頓城下數日無所得而遁其後乾德遂入貢稍還永樂所陷漢人朝廷纔以四寨還之而西陲竟無他

虞

家傳



上以迓英講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思 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唯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

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 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 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家傳

諫議大夫孔文仲言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公與同列奏辯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憊不曉事數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頤賈易繼去騰說者日益勝於是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公與執政面奏曰善人懼讒而不



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 上嘉納焉文仲  
晚乃自悟為小人所給感憤嘔血而卒家傳  
熙河路檻鬼章以獻 二聖御崇政殿受俘  
遣閤門使面詰之鬼章請罪詔釋縛貸其  
死方邊議未定時近日多進計請盡還西  
夏地獨公與呂左相大防持不可至是鬼  
章就擒西賊却退議者耻前說之謬因言  
鬼章宜優命以官置之秦鳳或言遂放歸  
以責其來効又言熙河克捷鎮戎守禦之  
功皆不足賞公曰鬼章為邊患二十年

先帝欲獲之而不可得今 二聖待以不  
死其恩固已厚矣尚何官之有况可放邪  
疆場之功雖不可過賞然有勞不報何以

使人 上納焉家傳

公在 上前前後論救災事最詳 二宮初  
聽政四方有以災旱聞者公為上言唐太  
宗正觀元年天下霜儉太宗悉心救卹至  
四年米斗三文故為人父母者苟能以卹  
民為心極力賑濟自然感召和氣終至富  
盛豈以不足為患哉自後每水旱災眚分



遣諫官省郎使諸路大發倉粟以濟之又  
允郡上供米以繼乏絕或爲饋粥湯藥以  
救疾紙衣以禦寒民有棄幼稚於路者皆  
設法收養之於是四方之人知 二聖以  
百姓爲心人人愛戴乃愈於無災去傳家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  
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  
薄其罪傳家

初公在 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 神宗

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

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  
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  
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爲殘缺不可讀廢其  
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  
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  
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  
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  
誦正經唯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  
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  
爲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



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  
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  
往往離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  
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  
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  
公曰 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最  
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  
課試之法爲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  
唯其欲人同己爲大謬耳司馬溫公亦以爲  
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懣

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  
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  
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  
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  
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引釋氏書仍罷試  
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  
初進士葉祖洽譏議 祖宗自後對策者  
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  
復詩賦論三題公曰 天子臨軒發策延  
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耶至



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家傳

中批右諫議大夫王覲論列新除右丞胡宗愈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公上奏曰臣與王覲舊不相識在前朝及陛下臨政之初並不曾舉薦但見覲自任言責以來凡所言事最為穩審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必未協衆情乞與包容更

三十一

八之一

四十二

高

加裁酌又與二相論於簾前上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公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然自任中執法頗為浮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衆望乃除覲直龍圖閣知潤州其後宗愈竟以物論不與不能安位而去

家傳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出公家草制之夕上御闈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詔建府第於東府之南啓此



靡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其所當  
關者以爲軍國事一月三至經筵三日一  
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  
禮也

神道碑

初判大名府韓絳建議開澶州故道工役浩  
大議者皆以爲不可行已而都水使者王  
令圖給事中按河使張問議開孫村減水  
河而論者復不一三年冬乃詔吏部侍郎  
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按視之百祿君錫  
還奏見今北流深入地中故道高仰不當

三

八之一

四十三

高

開治而執政未能決公奏行之蓋寢疾前

一日也

家傳

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寡嗜欲  
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  
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  
伎遊宴以至於博奕竒玩淡然無所好蓋  
得之天然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司馬  
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  
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  
爾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自以服儒



衣冠燕居講道未嘗爲沙門機警語獨於先佛及祖師之言掇其至要而默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自屬疾雖子孫滿前親舊還至初不談及身世經理後事上顧公甚厚使人問勞日再三至又遣輔臣至第諭意公對之一無欣戀之色及疾加甚精神靜定手足安徐聲氣不亂以至於屬纊家傳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

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然陽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童蒙訓○又雜志云正獻公居家夏不掛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揚大夫環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視正獻爲親堂舅正獻於西窓下烈日中公裳對坐飲酒三盃器之汗流浹背正獻凝然不動正獻退公常坐堂中應婢僕輩皆在堂外不得入堂堂中唯使諸孫每有賜物不問何物但一呈過置之不復問傳宣中使未嘗接坐

正獻公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變饌嘗言自吾友王深父而道德性命之學日加益公天性清儉然居處飲食衣



服不過為弊陋從容有常

家塾記

正獻公為小官時每於中庭試馬必具冠帶而後攬轡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家塾記

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于子舍

屏風

家塾記

三十一

八二

四五

陳中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家塾記

正獻公為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常問太僕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已之所宜脩傳正曰毋敝精神於蹇淺滎陽公以為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靜不作為患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為執政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



望其切瑳後來所無也滎陽公獨論其問  
荅當否而不言下問為正獻公之難蓋前  
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為難能也

童蒙訓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  
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疆聒而不  
舍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  
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  
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龜山語錄

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 神宗嘗謂  
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  
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䟽密一以  
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其論事  
處物不以徇己為悅從眾為難雖澹於世  
利而勇於愛民簡於應接而周於慮世  
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至  
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神道碑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正獻公  
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  
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  
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  
獻公二人而已

家塾記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  
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  
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為一時顯人

童蒙訓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  
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

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童蒙訓

公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  
顯內外姻戚亦益多初為相受賜所散至  
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  
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家傳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

公名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兼判登聞檢院紹聖初出知太平州降官分司南京居和州 徽宗即位稍復舊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以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罷爲宮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

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



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  
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  
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  
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家傳  
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  
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遍從孫先生復石  
先生介李先生靚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  
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

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  
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  
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  
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  
它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  
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  
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  
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  
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  
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



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  
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  
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家傳

公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  
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詞色折公以  
事公不為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  
公爾汪輔之少有才學名所接士大夫率  
遭侮慢獨於公敬服張橫渠曰於蠻貊之  
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公嘗言我少時性  
本豪縱亦喜任俠後所以如此者皆痛自

矯揉之力公與人交誠盡年稍長者事之  
少者畜之如子弟平居未嘗稱人之短居  
京師舊第與眾共財一毫不取皆推與眾  
正獻公常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閤室守官  
京師不謁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  
此不見也

家傳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  
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  
世諸賢務欲變更略倣前代別立法制登  
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



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復諫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家傳

公既不用於時而正獻公亦久在外前後堯庫者幾十年邢恕和叔既從宰相蔡確用事略變新法稍用舊人欲進用公公未及行而正獻公召元祐初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

三百五字

八之一

十一

列

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公夫人張氏有賢行遽取紙視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家傳

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家傳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公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公笑而



不荅退謂范公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  
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  
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蘇公名重一時在  
邇英直舍凡寫一字畫一竹石必爲同列  
爭求去雖吳公安詩方嚴猶爭取之公獨  
未嘗起觀蘇公亦不樂也

家傳

滎陽公建中靖國間爲祕書少監時曾布不  
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爲資  
淺望輕左遷光祿少卿時豐相之初除禮  
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薦滎公自代薦辭去

二百九十六

八之一

五十二

吳先

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  
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雜志

滎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畜鰻魚諸乾物及  
筍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雜志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詞色悅人以私  
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  
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懃懇  
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  
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家傳



公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  
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  
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  
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  
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  
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  
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家傳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  
無几案以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  
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雜志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  
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  
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  
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  
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  
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  
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  
以祝公勿藥有喜

雜志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  
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



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雜志

公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陳公瓘經由揚州見公請公危坐堂上為公特設六拜請問卑恭如新學小生然見公夫人亦盡敬致拜焉家傳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御名乃所以求知也童蒙訓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服藥

如理中圓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



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童蒙訓

滎陽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已而知之

童蒙訓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

二十九十九字

八之一

五十五

卷九

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

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雜志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雜志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雜志

滎陽公嘗言凡與交遊書問其父祖知名於

三十一

八之一

五十六

六十四

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凡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雜志







